

MAR 21 1927

生

新

第一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版

短評

嚴防赤化的辦法

奉張和天津的學生工人代表

可憐的北京學生

大學與專科大學

爲什麼要提倡國語羅馬字？

曾琦「億則不中」

希臘閒話

停滯狀態的中國文明(續)

心裏要有太陽(譯詩)

陳迹(小說)

中國新興勢力的攷察(通信)

競

含章

幹

豈凡

疑古玄同

康選宜

周作人

朱僕

孫博

瀛洲

木村辰雄

北京圖書館藏

通信處

北京大學第一院轉新

生社

報價

零售：京內每份銅元八枚

京外大洋三分

半年：國內大洋六角 國外大洋八角

全年：國內大洋一元 國外大洋一元五角

郵費在內

每星期五出版

本期篇幅增加定價京內

銅元十二枚京外大洋四分

分預定半年及全年者概

不加價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爲新聞紙類

## 本刊啓事

本刊出版的緣由，在革新社會，建設新中國。對於現有的思想，道德，制度的根據，認為有重新審慎考慮的必要。內容：包括政治，經濟，法律，科學，哲學，文學各種文字。態度：是公開的，獨立的，研究的。凡對本刊表同情和反對的，無論通信論著，俱所歡迎。

## 本刊勞工問題特號徵文啓事

本刊第四期爲勞工問題特號，擬將篇幅增加，凡研究勞工問題的人能以佳作見賜，無任歡迎。

## 時事短評

### 嚴防赤化的辦法

赤化不宜赤到中國，是北方明哲軍官們的公論。他們一片純潔「雪白」的心，我們是極端欽佩的。不過他們所擬的辦法，似乎有些還有討論的餘地。最近他們所擬的辦法是張雨帥特令組織以團揚聖道，關斥赤化爲宗旨的聖道會，和魯省長林憲祖所擬防赤五種辦法：(一)提倡反赤運動；(二)於春節時舉行反赤提燈會；(三)飭數廳於春節時，編發反赤警世畫報，及演講稿件；(四)嚴防赤化煽亂及宣傳；(五)頒行赤化懲治法。雨帥所擬的辦法，是最完善的，我們除欽佩以外，無話可說。林省長所擬的第一二三項辦法，我們也非常的贊同，但對於第四，第五二項辦法，有一點意見。

我們以爲一種主義，如果適合當時的政府及社會狀況，則禁

亦無用，有時也許愈禁愈盛。例如歐洲十九世紀反抗正統主義的民族革命主義是。如果不適合當時的政治社會狀況，則不禁亦不能發展，如現代的無政府主義是。舉中國最近的例子來說：孫傳芳的三愛主義，如果比較三民主義適合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狀況，則孫傳芳雖敗，他的三愛主義亦必逐漸發達。反過來說，如三民主義不及三愛主義，則黨軍雖勝，三民主義亦必逐漸衰滅。所以反赤最好的辦法，是宣傳赤化不宜於中國，同時提倡一種適合中國國情的主義，以爲抵制。禁止的方法，費力至大，收效至小，有時還會使非赤化的人，不得不赤起來。這種防赤反成帮赤的辦法，豈是林省長所願意採用的嗎？

(號)

### 奉張和天津的

### 學生工人代表

奉張的豁達大度，大有漢高祖之遺風。民國以來，痛快淋漓辱罵奉張最刺骨最刻薄者莫如吳佩孚。在吳失勢的時候，奉張能不忘舊惡忠實援吳，並且能爲金蘭兄弟。去年首倡反奉驅楊出關取得蘇皖兩省地盤的孫傳芳，這回潯陽慘敗哭泣秦廷的時候，奉張毫不躊躇的以仇爲友，委以安國副司令的重任。就這兩件事看來，奉張的度量可謂大矣，也許駕漢高而上之吧？最近看見國民政府處處博得學生和工人的同情，學生工人多爲國民政府効勞，奉張就以容納吳孫的度量來感動學生工人。所以在天津曾兩次召集學生工人代表談話。在奉張於軍事百忙之時，能抽暇和無勢無力的學生工人談話，真是豁達大度；不知這些學生工人代表，聆了大帥的訓話心悅誠服，引以爲榮否？假使學生工人是吳孫一樣

的頭腦，天下不難得也！不然，至誠不能感動平民，赤之爲害，

不可勝防了！學生工人爲什麼甘爲國民政府所驅使，不爲他人威勢所惑，這到底是天禍中國呢？還是天福中國呢？（含章）

### 可憐的北京學生

世界學生中，最可憐的，算是中國學生。中國學生中，最可憐的，算是北京學生。北京學生自三一八慘案，慘遭殘殺以來，所處的地位是大家，知道的。這種情形，有人歸咎於有名無實的北京政府。其實不然。北京政府，只能担任幾分責任，大部分的責任，也許可說還是應該由學生自己負擔。因爲：如果他們沒有愛國的「赤心」，也許不致給人疑爲「赤化」，而禁止他們所謂「赤化運動」。如果他們不傾向南方的「赤化政府」，也許不致把「赤化政府暗探」的罪名。如果他們果然專心努力，援助「赤化政府」，使它早日統一中國，更不致受此許多委屈。老實說起來，他們是應當俯首帖耳順服北京政府而守着學生唯一的本分理頭讀書的。今外既被人禁止不能去做政治的活動，內又不能除掉傾向「赤化政府」的愛國「赤心」，以致心裏互相衝突，無法自解，冤哉北京學生！

### 大學與專科大學

大學（University）與專科大學——也許譯作單科大學（College）是沒有多大分別的。他們程度相似，不同的地方只有專科之多寡而已。照美國人的普通大學來說，如果一間學校，祇設一種專

門學科，那間大學，就叫做 college。好比 Kansas 農科大學便稱 Kansas Agriculture college。凡一校多設兩專科以上的學校則稱 University，如哥倫比亞，哈佛大學裏有許多單科大學（College）。如哥校的報科大學 School of Journalism。師範大學 Teachers' College 文理科大學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s 等。常讀西報的人往往看見北京國立幾校的英文稱呼，覺得非常奇怪，例如師範大學的英名叫做 Normal University！我們只知道有 Normal College 却不會聽過有 Normal University，也許我們學識淺陋，少見多怪。但這的確是北京城裏僅有的名辭，離開了北京，一週天下再也找不出來的。其餘什麼 Law University（法政大學）、Agricultural University（農業大學），也是一樣的不對，不必多舉例了。

上面我們已經說過 University 和 College 的程度相等，並無高下，不過 College 名稱祇適用於一間大學只設一專科的，而 University 包含是多過兩專科之總稱。北京各校的稱 University，是不是通訊社或新聞記者弄錯誤譯，抑是各校自己採稱，不得而知。然時常顯露在西報上，給外國人聽見，簡直莫名其妙。久住北京的外人看了不打緊，最怕來京遊歷的旅客，看着回到他們本國，又加上很多譏笑之資料；以爲我們貴國的教育制度別開生面，有派人來考察的必要！我們要明白「大學」非一定譯作 University，

College。非一定是指專門學校。美國大學中有設幾間專門大學（或叫專科大學）而保持其固有名稱，不稱 University。不止一間，歐柏林大學 Oberlin College 便是其中一個。我們希望以後國立師範大學譯作 National Normal College 或 National Teachers' College。國立法政大學 National College of Law。國立農業大學 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國立工業大學 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其他類推，不必多說。專科的大學可以通用 college，祇設一種專門學科的，不能通稱 University。何況 College 未見得就比不上 University 一樣堂皇呢！（豈凡）

### 爲什麼要提倡「國語羅馬字」？

疑古玄同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十一月九日，國語統一籌備會公布「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這件事在我們看來，真是應該而且必要的。因爲我們確認四四方方的漢字非改革不可，改革非拼音不可，拼音非用羅馬字母不可。「國語羅馬字」便是 tomorrow 之中國文字。

四四方方的漢字之難識難寫，這是早已有許多人說過了。文字本是一種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不良，用它的人便要喫虧受累；我們既然發現了它的不適用，當然就應該把它改良，才是正辦。語言是用聲音來表示的，拼音文字便是

那聲音的符號；無論哪種語言，它所含的音素，總不過幾十個，拼音文字只須把那幾十個音素造成字母，便可拼切那語言的全體。文字所表示的就是語音，盈千累萬的字都是那幾十個字母拼成的，拼音文字是這樣，當然易識易寫，與難識難寫的四四方方的漢字相較，孰巧孰拙，孰便孰否，那還用說嗎！所以我們主張記載國語，應該把不適用的漢字廢棄，改爲適用的拼音文字。這樣，可以使今後的學童在識字方面少費許多腦力，少耗許多光陰；騰出這些寶貴的腦力和光陰來，可以爲社會謀福利，爲自己求知識，這不是最有益最上算的辦法嗎？

改用拼音字的好處還多着呢，隨便舉幾點說說。漢字只是許多牛鬼蛇神的面孔，那面孔上就沒有「音」這樣東西，（若有人駁我：「形聲字的『聲』難道不是『音』嗎？我就要反問他：「屍體可以當它活字看嗎？你讀『江，紅，缺，項』這些字都是 *rong* 嗎？你讀『河，奇，阿，呵』這些字都是 *o* 嗎？要不，則什麼形聲字的『聲』，現在還有『音』的價值嗎？」想靠漢字來統一國語，何以異于想在沒有米的鍋子裏煮出飯來呢？拼音字則看了拼法，可以得到正確的音讀，這才能達到國語統一的希望。又如字典，目錄，索引等等，漢字都是沒法處辦的，無論數筆畫，分韻，或依那狗屁之尤的什麼康熙字典分部法，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便查」三個大字足以盡之。故一言以蔽之曰，「沒有辦法」。拼音

字對於它們，就有一個最方便最適用的法子，叫做依字母編次。

又如打電報，若用漢字，除了用「○○○一，○○○二，……」

那些十死笨伯的玩意兒以外，請問還有什麼妙法？用拼音字，則把一個一個字母打過去，那句說話就完全傳達過去了。（這是

就社會上正式的電報而言。至於那「（衙路）天禍中國，共和肇建，十有五載，變亂相尋，靡有寧日……」式的電報，拼音字對於

它當敬謝曰，「免勞照顧！」）又如打字機，漢字的至少非列二三千字不可。二三千字的面積，大概不會很小吧。打字的時候，

對於這二三千字，無論看得怎樣熟，總得一個一個的去找，第一個字在儘東北角，第二個字在西南角倒數第八字，第三個字

又在東北角靠中間第三行第十一字第四個字在西北角靠下一些，第五個又在中央偏東南一些，……這真要令人「目迷五色」了

。遇到沒有的字，不是要預先在「罕用字盤」中檢取加入（罕用字盤中也不能什麼字都有），便須用筆添上，傑瞧，這夠多麼麻

煩哪！拼音字只有幾十個字母和幾個符號，打起字來之便利，那本是不用說的。又如排字，排字房中的漢字，求其勉強敷衍夠用

，總得要有好幾千字，每一個字又得要預備好幾十個，所以漢字的排字房非佔上幾間屋子不成。排的時候，這里找一個，那里找

一個，吳稚暉先生說，「每檢一稿，便如驢旋蟻轉，不出戶庭，日行千里」，真妙喻也。拼音字，則拿了幾盤字母和標點符號，

高坐而排之，其事甚逸。……

（寫到這里，忽然想起，必有人要來反對上面的話，說，

「文字不是為打字和排字而造的，只有叫機器來遷就文字，沒有叫文字去遷就機器的道理。」關於這一點，我在去年此時曾有一文辨駁，載在《語絲》第五十九期上，這里不去

說它了。

以上諸例，皆足以證明漢字之不適用與拼音字之適用。但是，拼音字何以一定要用羅馬字母呢？注音字母不也是拼音字母嗎？

它本是為中國語音而造的，何不就用它呢？

講到注音字母，自從它呱呱墮地以來，就常常聽見有人罵它，甚至要咒它死。我的意見却全不是這樣。我并不以為注音字母

怎樣可惡，我認爲它在過去這幾年中，對於國語國音，的確確立了許多功績，我更認爲它在最近之將來，它還是我們的好朋友

，尤其在平民教育方面。我對它的感情和評它的功用，與吳稚暉先生完全相同，吳先生曾於民國十三年著有二百兆平民大問題最

輕便的解決法（小冊（商務印書館出版），那裏面關於注音字母的話，字字我都同意，所以我不但絕不想推翻它，我而且還要來

竭力推行它以利平民。可是從別一方面說，我却絕不願認注音字母為中國拼音字的字母；中國拼音字的字母，是一定要用羅馬字母的。要我說理由，（1）（2）（3）……這樣排着說下去，原可以說

出許多來。現在也不用多說，只舉「不重要的」，「較重要的」，「重要的」三點：

不重要的是：它的形式不甚簡便，也不大美觀，印刷和書寫都不如羅馬字母。書寫時要使轉圓潤，又要便于聯綴。它的書寫體，由黎劭西先生費盡心機，經過長時間的試驗和數十次的改良，結果，所定的那種，使轉既欠圓潤，亦不甚便于聯綴。這並非黎先生手段之拙劣，實在使轉再圓潤些，再便于聯綴些，便要成爲冒牌的羅馬字母了，那當然是不行的呀。

較重要的是：它在標聲調上有一個大缺點。它只造聲母和韻母，對於聲調，起初是用老法子，于四角記點，後來覺得此法不宜于橫行，于是又定了幾個符號，記在每音的末一字母之上。可是無論用哪法，都是寫完了音再加符號的。寫一個音要加一個符號，這是很不便利的，所以大多數的人寫它都不加符號；然不加符號，則讀起來就不免要陷于聲調錯誤。或沒有聲調的危險了。那時有些人（我就是其中的一個）以爲聲調是專爲舊時文人做詩填詞而設的，與應用的語言無關，故注音字母不必注意于此點，遇必要時，加上個符號就行了，其實這個見解是完全錯誤的，聲調在中國語中的重要，不亞于聲與韻，同聲同韻而異調的兩個字，在應用上並不認爲同音而可以隨便讀的。這一點，現在的國語羅馬字完全改良了，同聲同韻而異調的字，都用不同樣的拼法來區

別，就是不用符號而用字母來表示聲調，這樣，不但好看，而且好寫。還有一層事實，因爲認同聲同韻而異調者爲不同音，往往在兩個詞只差了異調這一點。拼音法對於這些詞，當然要以能用不同的拼法來分別詞形爲宜，這是國語羅馬字所做得到的：如唐山是 Tameshan，湯山是 Tangshan，山西是 Shanshi，陝西是 Shaanshi，曹操是 Tsaur Tsau，戒嚴是 Jiehyan，解嚴是 Jieyan，買是 mae，賣是 may，又有油是 yow yeou，you，「兒子」是 ell eriz。諸如此類，注音字母是遠不及國語羅馬字的。

上面那兩點，還不甚要緊。還有最重要之一點，則用了羅馬字，對於學術上的一切詞，可以完全採用西文原字是也。我爲了這一點，十分堅決的主張中國拼音字非用羅馬字母不可。我以爲現在及將來的中國人要研究學術，就應該乾乾淨淨的研究「西學」，這才是真正的學術。我反對梁漱溟先生們那種分別東西文化三類（中國，印度，歐洲）之說，我相信胡適之，吳稚暉，徐旭生，唐璧黃諸先生的話。認爲東西文化之異，並非性質不同，只因西洋人比咱們要努力上進，一切學術都超邁到咱們的前面去了，咱們應該恥于落後，不甘「自外生成」，急起直追，趕向前去，跟上他們，才是有出息的民族，有希望的國家。彼等所謂「西方文化」便是現世界最較合理的文化，所謂「西學」便是現世界

最接近真的學術，這斷斷不是西洋人私有的東西。所以我個人的意見，西洋人尋常日用的語言文字，暫時或者可以說這是有國界的，他們有他們的詞，咱們有咱們的詞（其實也不必這樣深閉固拒，也大可吸收他們一些來）；至于學術上的詞，那是全世界的，西洋人用它，咱們中國人也應該用它，學術是絕對沒有國界的，所以學術上的詞也是絕對沒有國界的。用西文原詞的好處約有數端：（1）學術上的詞，畫一，則說明便利，易得確詰；紛歧，則要多為解說，多加注解，徒亂人意，有損無益。（2）那些西文原詞，因為他們那邊學術發達，早已下了精密的解說，咱們只應該照着字，跟着說。若無事自擾，鬧什麼「義譯」「音譯」這些「莫須有」的辦法，結果，不但自己不能統一，即使統一了，原詞還是非知道不可，何苦做那樣疊床架屋的無聊事！而且一經翻譯，必有許多妄人來望文生訓，把好好的學術鬧得烏煙瘴氣，一場糊塗。所以斷斷以直用原詞為最對。中國拼音字用了羅馬字母，採用西文原詞，真如天衣無縫，自然熨貼；而且覺得不用原詞而譯義，是極晦澀不便的，例如用 *wushernluenn, shehneyjuuyih*，一定不如用 *atheism, socialism* 好。用漢字寫的文章，若到處攙入西文原詞，實在嫌它龐雜眩目，所以不得不采翻譯的辦法，用漢字翻譯，那「義譯」的雖然影響模糊，還略有意義可尋。若用注音字母寫的文章，則到處攙入西文原詞，同樣感得它龐雜眩目，

新生週刊 第一卷 第二期

若採用翻譯之法，無論「義譯」「音譯」，都不知是什麼東西，這更不適宜，自不待言。

廢話說得太多了，現在趕快來收束吧。

因為要使文字易學，所以要提倡拼音字。

因為要使國語統一，所以要提倡拼音字。

因為要謀編目，分類，打字，排字等等的便利，所以要提倡拼音字。

倡拼音字。

因為要圖形式美觀，書寫便利，表音精確，所以要提倡國語羅馬字。

語羅馬字。

因為要與現世界的文化學術融合，有盡量採用西文原詞之必要，所以要提倡國語羅馬字。

一九二六，一二，二二。

### 曾琦「億則不中」

康選宜

孔門弟子七十二賢之中，頂漂亮的人才要算端木子貢了。他不惟是嫻於辭令，在言語方面與宰我同為孔二先生所賞識，而且神機妙算，有先見之明，所以孔子極端稱贊他，說他「億則屢中」。雖則他好「方人」，而孔子且不能否認他有「方人」的資格，只能說他愛管閑事就得了。因為他具有「億則屢中」的本領，所以就方一方人，「又何傷乎」？

現在國內有一位「國家主義派？」（我覺得稱他們爲中國法西斯黨或捧喝團比較更適當，理由見後）。的領袖曾琦先生，也像子貢一樣，常常品論當時的人物。可惜他未操着子貢的特別本領，不能夠「億則屢中」；他恰與子貢相反，所以我說他是「屢億不中」——或「億則不中」。諸位不信，姑舉一二事實以爲證明：

幾年以前的曾琦先生與現在的曾琦先生迥然不同，正所謂「士別三日，當拭目相視」。前幾年的曾琦先生大概是受了民國初年進德會的影響，是以不談政治爲清高的——其實進德會的宗旨也不見得是主張絕對不談政治，不過是持身自重，在政治清明無望的局勢之下，羞與那些濫官僚濫政客爲伍罷了——那時的曾琦先生大概還不相信人類是「政治的動物」，人類還要靠人羣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組織，才能相安互助以營共同生活。所以他在少年中國學會裏面，極力主張會員們閉口不談政治，不應當去參加政治運動。他最有力的論點，就舉全國景仰的蔡子民先生爲證，說他是絕對不談政治的。他的意思是斷定蔡先生這一生是永不會再談政治了。誰知「言猶在耳，口血未乾」；而他所認爲永不再談政治的蔡老先生，忽然對於政治發生很濃厚的興趣，努力週報上發表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上面，署名的人們，蔡先生居然領銜頂卷，於是曾琦先生所根據以爲不談政治的有力證據，自然失其效力。而他所斷定爲從今以後永不談政治的人，居然是「破題兒第一遭」不副曾先生的厚望，大談而特談起政治來。這實在是

出乎他意料之外，而使他大失所望的。假若是少年中國的會員反詰他一句，以他之矛，攻他之盾，未知曾先生又將何辭以對？這是我所要舉的第一個例子，來證明曾先生初次「億而不中」。

後來曾先生大概是因爲少年中國同志用辯論術中Turning the table的方法去反詰了他，而他一時「默默無以應」，然後纔「退而思其言」，後來又在西歐法治修明的國家住了幾年，見得先進國家人民，對於政治的興趣是怎麼一回事。然後豁然大悟，覺得民治國家的人民，不能離羣索居，談一談政治也未始不可，於是他纔步少年中國的先知先覺之後塵，也開始談起政治來了。

我當時聽着這個消息，以爲曾先生現在大覺悟了，可以「升堂入室」了。殊不知纔「實有大謬不然者」！這位曾先生剛出了這條黑巷子，又入於另一條黑巷子。他雖則知道談政治並不是甚麼幹不得的事，比以前長進多了。不過他的長進只可以相對的說，所謂以「百步笑五十步」罷了。他不知在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就在那裏「中道自盡」。不惟不再向前進，反又入於迷途，向後轉開正步走，從新又「開起倒車」來了。曾志士出國的目的，據他的詩說是因爲「國病無藥醫」，去入山採藥歸。我初以爲他能對着症候採一種大補元氣的仙藥回來。不料他採回來的是別個病人的「特效藥」，只適宜於某個時期的某種病人，並且別人已經用來超過醫學上所謂「極量」的限度，因而發生不良的反應的藥



——即所謂「國家主義？」是也。然而他認為一種「萬應靈藥」Panacea。

稍知過去歷史的背境與世界潮流趨勢的人，都知道「國家主義」除了在十九世紀內改正了因「正統主義」所生的流弊，完成意大利與德意志的統一，在歐洲建立了幾個民族自決統一國家之後，他的正當使命算已大部完成。後來的人把這樣認為「萬效藥」的國家主義用過了極量，以致病人身上發生反感，立刻就把它以前己所不欲的，現在又要施之別人。其流弊實有不可勝言者！簡單底說，比如歐洲有些國家，剛剛脫離了別國的專制壓迫。在內壓迫少數民族，剝奪人民自由幸福，去擁護一個國家和她的代表「狄克推多」的利益；外則抹殺民族情感，只顧自己國家的利益，利用經濟政治的優越地位，去侵略別的弱小民族。以致生出所謂「帝國主義」，帝國主義者彼此權利衝突，以致有所謂「歐洲大戰」發生。所以戰後歐洲所感覺經濟政治的不安，以及中國現在受帝國主義的列強的侵略，推原禍始，未始非受列強國家主義之賜。我們雖則說帝國主義者不應當侵略中國，而就他方依據「國家主義」的觀點，為自己國家的利益，而侵略旁的國家，在帝國主義者的眼光看來是認為正當的。

現在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已經飽嘗強國的「國家主義」與其化身「帝國主義」的流毒。所以歐戰以後，世界上遠見先知的思想家政治家，痛定思痛，覺得人類相互間的「聯立關係」Solidarity。人們

的思想應當 think in term of the world as a whole 有如羅曼羅蘭所說「國家之上，還有個大的人類」。弱小民應當聯合起來，制衡帝國主義的惡勢力，以謀人類的相安互助，以期實現人類和平與大同世界的理想。這種理想雖然太高，一時不能達到，尤不易為一般庸衆所了解。然而自命為領導民衆的先知先覺，不能不以為之為的，努力不息底做去，終有達到之一日，絕不會僅僅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

所以二十世紀算是「帝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對抗的時期，我們可以斷定帝國主義終歸于失敗地位。好像北京洋車夫所常說的話，「這是甚麼天年了」？這位曾先生還在那裏老閉着眼皮，大唱其「國家主義？」的口號，此之所謂「開倒車」。此之所謂「贗黑巷子」。

根據「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的原則。我們並不反對曾先生提倡國家主義，各行其是。並且了然他所以入于迷途的原因，也可替他原諒。戰後他往歐洲去時，有許多人沒領受着大戰的教訓，還在大做其帝國主義迷夢。又有些人因大戰結果，「敵儔同仇」的心理很重，國家主義自然是他們頂好的安眠藥水正，投其所好。同時又有一部分人，原來信仰國際主義就不十分堅決，戰後巴黎和會沒得圓滿結果，威爾遜的理想沒有貫徹，國際聯盟組織不盡能滿人意，種種國際問題未得相當解決。因使國際主義者大失所望。對於自己原有信仰，根本發生疑問，甚至矯枉過正，又

變為極端的「國家主義」的信徒。這三種人的思想都是戰後變態心理，暫時反動狀態之自然結果。曾先生在歐洲正遇着這類的人，驚為新奇學說，「俯拾餘燼」帶回國來大鼓吹而特鼓吹。其實就我們看來，也不過像吳老先生所常引的笑林廣記故事：一個健忘的人帶一把刀去出恭，把刀放在地上，出了恭起來，踏着自己的濫污以為是狗屎，見着自己帶已的刀以為是別人丟下的刀，而「手舞足蹈」底歡呼說「我拾得一把刀！我拾得一把刀！」曾先生帶回的「國家主義」，也好像這個笑林中那個善忘的人所拾得的「一把刀」罷了，有何新奇之有？因為總括「國家主義」機關報所發表的言論，可以一言蔽之，曰：「愛國」。反覆申述，盡量發揮，總離不了「愛國」二字。好比孫悟空的驚斗，打不出佛爺的掌心。國民應當愛國，誰也不能否認，簡直是不成問題的了。就連七八歲的小學生無不知道愛國。這是所謂「不學而知」「不習而能」的「良知」「良能」，何待曾先生這樣「許子之不憚煩」，大賣氣力來鼓吹宣傳。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怎樣喚醒民衆，組織民衆勢力，去達到「愛國」的目的，脫離帝國主義的桎梏。這豈是整天的清談國家主義所能辦得到的嗎？

我已經說過根據「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的原則，我不反對曾先生吹鼓「國家主義」，並且就他在歐洲的際遇，也能原諒他。我所最佩服的是曾先生真有勇氣！他真是「不度德，不量力」。不知道他有何所恃而無恐？以一初回國的留學生，就敢於「班

門弄斧」，來向一個有幾十年歷史，有組織，有主義，有領袖，有政治上的地盤，有外交上的與國，有民衆勢力的同情擁護，有效命疆場的黨用軍隊的國民黨來挑戰。公然在太上老君頭上動土。這真有如「螳臂當車」，「以卵投石」，其不敗者幾希，真是「危乎殆哉」！我勸曾先生其亦可以休矣乎！

上面幾大段話已經出乎本題範圍之外，閒話少說，書歸正卷，現在再回到會琦第二次「再憶不中」的事實。

在北伐黨軍出發時曾先生在醒獅上發表一篇皇皇大文，論蔣介石北伐不能制勝的六大原因。軍事勝負，連從戰的當事人還沒有把握，曾先生並不是軍事專家，又不會易卜星相，（作者按：中國軍閥打仗，無所謂參謀戰略。將帥號令行止，皆決於易卜星相；軍中常有和尚道士，參預密勿，這都是中國的國粹軍事學）頗有保存的價值。他真有自信力，居然武斷說別人一定不能制勝，這不是學者應有的態度。他那六大理由，已有事實為之反證，實在不值一笑，吾不欲有所論列。我要特別提出來的就是：曾先生的洋洋大文完全是受感情的支配，一味意氣用事，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他所愛戴得至於「五體投地」的吳玉帥，他就焚香默禱，敬祝他連戰皆捷，他所痛恨得至於要「食其肉而寢其皮」的蔣介石，他就嬉笑怒罵，咒咀他一敗塗地。這都純全是一種「幸災樂禍」的愛惡心理。

殊不知北伐戰爭的結果，事實的推移，與曾先生所揣憶的完全相反，實在是出乎他意料之外，又使他於既失望於蔡老校長之

後，又大失望於孚威將軍。因為他所期必「百份之百一定」One Hundred Percent Sure 要大打敗仗的赤逆蔣介石，偏偏又師行所至：連戰皆捷：一戰而平三湘，再戰而據兩湖，三戰而攻陷潯陽，四戰而直搗江左，金陵震動，蚌埠告急。列強括目相視，二張談虎變色。逆軍所向無敵，義師望風披靡，棄甲曳兵而走，其勢有如破竹，以致葉超出奔，陳劉就擒，孚威敗走，擊勢削，赤焰囂張，真敢攪逆，洪水猛獸，幾遍神州。黃河南岸之大好河山，幾盡為赤黨士卒所據，長江流域內之「既成權利」，將復入黃帝子孫之手，這實在是「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然而蔣勝，吳敗，趙走，孫挫，皆事實也。「事實之為物，固執而不通者也。」facts are stubborn Things 愚公（曾琦別號）之文，古則古矣！愚公之口，辨則辨矣！其如事實之不如人意，而不可否認何？此會大聖人之所以憤怨不平，仰天椎心而泣血也！且夫，會之所欲勝者終敗，會之所欲敗者反勝。造物不仁，位置顛倒，至於此極！會未如之何也已。客有過余者曰：「昔者愚公億而不中，今日愚公億又不中。由期以談，愚公不言，言必不中。是愚公即使屢億，而愚公將屢不中。余將斷曰：『曾琦屢億不中』，『曾琦億則不中』。余因之有感焉，退而誌其言，因成此文。」

上面所舉的是會先生第二次億而不中的例子，因這兩個事實得着「曾琦億則不中」的結論。又因為會先生的古雅文章，引起了我一段咬文嚼字的古文結尾。本想就此擱筆，忽然又想起一個問題，就是會先生的大炮總放不響，大概是他「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這裏我有個滑稽的解釋：有些玩皮孩子在家裡吃飯，吃到

快要飽腹，可增可減的時候，常常要戲問同棹的人猜一猜他還添不添飯。然而他從中操縱，無論別人的答案是肯定或是否定，都猜不着他：假若別人說他要添飯，他即或沒有喫飽，寧肯忍餓不再添飯了。假若別人說他不添飯了，他偏不顧肚子脹，也要「努力加餐」，再添一點。這位蔣介石先生也許有點「孩子氣習」：會先生說他必敗，也許原來應當敗而又本想打敗。然而因為你這樣斷定他一定要敗，太看不起老蔣了！他偏要大賣氣力，不輸這一口氣，試打一兩次勝仗給你瞧瞧，然後知道姓蔣的本事。所以這次打了勝仗，未始非會先生的不能制勝的六大理由激勵起來的。飲水思源，他應當特別感謝會先生纔才對。反過來說，假若會先生翻然改圖，再做一篇蔣介石北伐必能制勝之六大理由，他也許又要同你意氣用事，偏偏要打一個敗陣給你瞧瞧。因為人的行為有時免不了心理學上 Contrary suggestion 的支配。而且命意與遣辭恰恰相反，「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合乎修辭學中 irony 的體裁。不信會先生請試一試看。

寫到這裏，有個朋友就對我說「時勢是英雄製造出來的。假若我是會先生，我便索性意氣用事，要硬就硬到底！恨氣放下了五四運動前中學生所唱「內不妥協，外不親善」的口號。內則與意氣相投的「聯治派」唐繼堯妥協，或加入與我一致的討赤聯合戰線，改醒獅為討赤運動的宣傳機關報，或竟加入求幸福齋主人何海鳴的討赤宣傳隊。外則與反赤的帝國主義者親善，索性加入上海由中外流氓，帝國主義與軍閥的走狗所組織成的護憲社。Constitutional Defence Lea Gue 活動一筆「討赤大借款」，同蔣介石決一

陸雄，顯一顯會先生的本事何如！」

我回答他說，「那又何太示天下以不廣也！大家都是爲國爲民，咱們弟兄都是一伙兒。如像張嘉森所謂立於政治上之共同基礎，徹底說來，除了政治上意見不同之外，私人方面何嘗有甚麼不共戴天之仇，不能了結，必定要爭一個你死我活呢？此中關係，一經道破，便可煥然冰釋。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的。不信試看「我們的」兩帥和玉帥現在「你哥」「我弟」的叫得如何親熱啊！」

有許多外國人來到中國調查，與國中各種政治信仰不同的人們接觸，深佩服他們各人愛國的熱烈，對於自己信仰的誠意；同時又很「大惑不解」他們爲甚麼原因以共同目的，而終最相反手段，以自相殘殺。對人談起，言下不勝惋惜之至！不知會先生聽了這樣的話，又作何感想？

說到這點，我又想起另外一件事：上年北京國家主義團體開「反俄援僑大會」，同國民黨員們打得落花流水，賓主不歡而散。事後有一位美國朋友對於這件事很莫名其妙。因爲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在中文顯有分別，很容易知道兩個中間的關係，與其衝突之原因；不過在英文都是同一個字叫Nationalism。這個朋友的疑問是：國家主義者與民族主義者同爲Nationalist同信仰Nationalism 國民政府稱爲Nationalist Government，爲甚麼這兩派人還冰炭不能相容，必定要彼此餉以老拳，打得頭破血淋才甘心呢？這個問題對中國人不難解答，對這樣咬文嚼字的外國人可不好對付。我想了一會，才回答他說，「中國的國家主義派與其說是Nationalist，無寧說他們是法西式底Fascists或chauvinists；與

其說他們信仰nationalism無寧說他們信仰chauvinism或Fascism；他們的反俄運動，與其說是愛國，無寧說是仇外，Xenophobia。國民黨的民族主義才真能發揮nationalism的真精神，不僅包含有「國家主義」的優點，而且免除「國家主義」的流弊，容納有「國際主義」的精神。我以為國民黨的「民族主義」英文應譯爲internationalist nationalism。所以他們主張聯合弱小民族去打倒帝國主義，凡是與我們氣味相投的國家，一切以平等對待的民族，在外交上都應當認爲好朋友，聯爲相與國。這種國際間縱橫排闔，聯甲制乙，聯乙制丙的辦法，歷史上例證很多，不是近時新發明的。然而國家主義者抹殺歷史事實，不承認有所謂「外交政策」，以爲一個國家可以在國際社會裏玩「獨脚戲」。大唱其「外不親善」的外行口號。這兩派意見衝突，以至於短兵相接，肉搏起來，這也是無足怪的事。對於上面事實的解釋，不知是否適當，敢以質諸高明。

### 希臘閒話

周作人

在北京學術講演會講

諸位知道，我不是什麼專門家；「學術講演」四字實在說不上。若要推究起來，我本是一個軍人，這與學術研究完全是不相干的；我現在可以算是京兆人，但是生長南方，北京話又說不好，原打算不來講演的；但是承會裏諸君再三相邀，真沒辦法，不得已來補一次空罷。

我也沒有研究好什麼；關於我的本行是海軍，完全拿不出來

。閒話好說些，隨便講演吧。

爲什麼我要找「希臘閒話」這個題目呢？這並不是如方纘主席所說，是加一番工夫研究好了的，不過我本性喜歡兩種文化，一是希臘的，一是日本的。關於日本的不好說，恐怕又有人將加以親「親日派」的頭銜，所以不講了；還是說希臘的吧。

現在一些學者們，講什麼西洋文明是物質的，東方文明是精神的，這些我們不懂，不去管他；不過一種文明之起，必定有他的源流；西方文明特色之一是「科學發達」，那是不錯的了；但是我們要問，科學如何發達來的呢？在此我們不得不推原其始了。講西洋文明，剛最近幾世紀講是講不明白的；西洋文明的主線來自希臘，要了解西方文明似乎不可不從希臘說起。

希臘文明差不多是一切學術的始祖，現在通常文學上科學上的用語，差不多多來自希臘的居多。名詞尚且是從希臘來的，「有其名必有其實」，受其名的實體當然更是從希臘來的了。我們且先找一找文學上的用語。

文學中的戲劇，是從希臘來的；所以希臘文 Drama 一字，也跟着戲劇而流行各國。又如詩的一字，牠的話根也是從希臘文來的，現代除德國有所謂國粹主義不用這個字（他們常用「das Gedicht」來代「poem」）不算外，其餘各國差不多都是用的「poem」這個字。希臘文的「poema」本是指的「創造品」，「poietes」是指的「創造者」；由前一字演出了英文的「poem」，由後一字變成了英文的「poet」。實在統統都由希臘文的「Poien」（造作）演化出來的。又如從希臘文的「mousa」演變出來了英文的「muse」，「Music」等字。「Musa」，「Museum」，「Museum」即近時中國所稱的「彌撒」，「繆史」等文藝女神；希臘文的「mousike」本是「Mousike tekhné」之略，即 Mousa 的藝術之意，後來就指音樂；「mousetion」則是

Mousa 的廟，那些文人雅士，有時在那裏開一次音樂會，有時在那裏宣讀了一篇論文，相沿到了後代，遂變成「博物館」的意義。可見一切重要的藝術，一切值得注意的文獻，通通已在希臘時代種了根；有的甚且開花結果，千百年後還不能超過他的盛況。

再說些科學上和哲學上的名詞。  
「哲學」(Philosophy)本來是從希臘文的 philosophia 演變出來的，本是「愛智」的意義。philos 是「愛好」，Sophia 是「智慧」的意義。又如 Zoology 一字，也是從希臘文的 zoon (生物) 和 logia 變成的。諸如此類，正不勝枚舉。諸位若是高興，很可以在字典上查去。

再說最近發明的名詞，似乎不應該發源希臘了。但是實際上也不如此。如「神經」是比較晚近的發現，但是也是從希臘文 (Neuron) 變來，本意是筋，但在二世紀時 Galenus 已經引伸作神經講，現在神經學便稱作 Neurology。又如 Bacteria (微生物) 一字，本是最近發明的名詞，然而也是由希臘文的 Bacterion (棒) 演化成的。

再說中文的名詞。這似乎很奇怪：中人如何有源於希臘文的名詞？可是實際上也可找出好些個。如「蘿蔔」本稱「萊菔」，是由希臘文的 Raphé 轉音來的。又如「葡萄」一字，也是由希臘文 Bonus 變來的。中人人國所吸的「鴉片」，古稱「阿芙蓉」是同一譯名之轉變。這是從大英國來的，但是 opium 一字，也是從希臘文的 opion (罌粟汁) 變來的。更如「嗎啡」，是 Morphia 的譯音；而 Morphia 却又來自希臘文的 Morpheus 這本是夢神，又出自 Morphe (形象) 一字，因爲他能給人們在夢中見種種形象。舉了這許多，可是還不入本題，就此「言歸正傳」吧。

關於希臘文化，我們不能從各方面去講；現在只就希臘的神

話，來講些閒話。

神話是宗教上的故事。托爾斯泰 (Tolstoj) 曾說：藝術是把創作的人的感情傳給別人的方式。把好的感情傳給，便是好的藝術，便是好的文學。好的感情是什麼呢？他回答說是「那時」人民的宗教思想。這一節話我覺得頗有道理。這在古時的宗教思想上特別說得對；古時的宗教思想是古時的人的人生觀，與後來的傳統的，不能代表當代的要求的宗教思想是迥乎不同的。這應了人心的要求而發生的宗教，最能代表一時的思想。

現在很有些人嫌惡宗教；但是宗教的本意，也無非是保存和改善生活。古時的人最怕的有兩件事：一是無食，一是無子；無食不能保存現在的生命，無子不能繼續將來的生命。怎樣去保持這兩種生命，便是宗教所應作的事。所以宗教的精神是積極的；因為積極要生存，所以要祈求好的神明保佑，或是去抵抗壞的神明。由此可見宗教的用心與近代各式的「主義」，初不是不相一致的；只不過手段上有所不同罷了。古時宗教的手段，是或去壓服壞的神明，或去禱告好的神明，「世異則事異」，經過了若干歲月，現代種種主義的手段遂採取另種方式，即自己動手來求生存，改造現代的社會制度。這是時代的關係，初不是宗教和主義絕對有何不同。我們可以說，宗教就是古代的主義；我們更可以進一步說，宗教的野心，比現代種種主義的野心更大。耶教的天堂，佛教的淨土，回教的天國，比後世種種主義的理想國都有過無不及。所不同的地方，只是宗教想在另一世界 (The other world) 去找幸福；而主義則放棄了尋求另一世界的迷夢，即欲把現世界造成理想世界。這也不過是程度上的差別，並不是絕對有什麼性質上的殊異。所以宗教思想並不是什麼不好的東西。

希臘文明的精神，很有許多表現在神話裏面。這種精神的特

點——也就是希臘人人生觀的特點——有二：一是現世主義，一是愛美的精神。以下分別講來。

(一) 古代的現世主義，希臘可為代表。關於「死後生活如何」這個問題，神話中間有兩種答法。(a) 古來的神話說，如根據荷馬 (Homer) 的話，死後的生活與現世同，業農的人仍是業農，著書的人還是著書；不過死後的世界沒有太陽，那裏的人都沒有肉體的憑藉，說話如蝙蝠之鳴，既沒有精神，又沒有力氣，所以無快樂可言。這正是描寫死後的淒涼，以反襯現世的可愛。(b) 過了二百多年，賓達洛思 (Pindaros) 改變古來神話的說法，以為死後的世界與現世完全相同。那裏有紅花綠草，生在那世界裏的人可歌無舞，可遊可游。他完全把現世的快樂搬到死後去了。不過他的本意，還是現世主義。因為覺得現世的可愛，所以要更進一步把現世的狀態延長。這兩種觀念都是現世主義，都竭力想把現世改善。

(二) 希臘民族向來是愛美的民族，他們理想中的神的形像，也和別的民族不同。中國的神，有三頭六臂青面獠牙種種奇形怪狀；而埃及的神，更有人面獸身種種可怕的形像。希臘的神則不然，他們都是很美麗的，與人的形像相同。有人問彫刻家 Phidias，何以神與人相同；他說神想來是最好看的，世上惟人最美，所以相同。又希臘的神不僅形相與人相同，便是行為舉動亦無一不與人相同。神並非是全能的，不過較人能幹些罷了。有兩段故事，很可以表現神的行為：他們也戀愛，也打仗，也受傷。

「史詩上說，戰神 Ares 打仗受了傷，回到天上，狂叫呼痛，大神 Zeus 趕緊叫 Apon 給他敷上止痛的藥，這才停止」。

「戀愛女神 Aphrodite 嫁給戰神，兩人間的感情非常不治。戀愛女神遂另外愛一個打鐵的神 Hephaistos；戰神知道了，

用網將打鐵之神網住，把他從天上擲了下來，打鐵之神遂自此跛足。

固然打鐵之神跛足，原因並非如此（古時殘廢的人在家做工，所以打鐵的人常是殘廢不全），但是即此也可見神與人的生活，是沒有什麼差別的。總之希臘人以現世生活為重，所以他們的理想生活不外人的生活，他們最高理想的神，也是與人無異。

希臘的宗教沒有專門的祭司們，也沒有一定的聖書，保存宗教上的傳說的只是一班詩人和美術家。所以他們能把原始時代傳下來的醜陋的分子，逐漸美化。我們且舉幾個例來說一說。

神話中的 *Centaur* 本來是一個瞪眼，露牙，吐舌，手裏捉着鳥，很醜很可怕的女神像，任誰見了她都要變成石頭。（也就和中國「泰山石敢當」石上的怪物一樣，都用以辟邪）。但是一到了美術家手裏，可就完全美化了：可怕的臉變成了可愛的龐兒，只有頭髮還是蛇形的，作成悲痛的女人的像了。

又如復仇的女神，（*Erinyes* 英文作 *Furies*）也是由醜逐漸變美的一個例。在原始時期，被殺的人只有他的家族出來為他報仇。假如沒有人替他報仇，死人的屍身自己會起來復仇（和中國的僵屍差不多）。這是一種可怕的思想。到了後來，屍體自己不出來了，變了別種鬼——一種專門替人報仇的鬼出來復仇；不過仍是非常可怕，眼中流血，頭髮是蛇做的。後來却又改變了，有一種傳說，說英雄 *Orestes* 的父親出征回來，被他的妻子謀殺了，*Orestes* 便把他的母親殺死，以替他父親報仇。報仇的鬼又出來為他的母親報仇，要殺死 *Orestes*；但是有許多神來保護他，不讓報仇的鬼把他殺死。後來調停的辦法，是以血洗血，於是宰一豬，把豬血淋在他的頭上，祓除舊罪；更造一廟，塑成三個女像，以

安置這三個凶鬼。於是從前可怕的鬼，遂變成了三個美麗的女神，專司物類的生殖，名字也由「怒鬼」（*Erinyes*）而改稱「慈惠女神」（*Eumenides*）了。

以上都是希臘的使恐怖與醜惡化美的顯例。這一種「美化」的精神，便是希臘人現世主義與愛美觀念充分的表現，於文化進化至有關係，歐洲中古的黑暗時代之變為文藝復興，可以算是一種實例。

希臘的文明，很有點和中國古代的文明相似。不過中國古代的學術差不多都是零碎的，片斷的，無系統的；而希臘的學術却不然。就生物學講，*Aristotle* 的動物學識誠多可笑的地方，但是系統却很完整，且有許多精密的研究與發見在內。這是兩種文明程度上的差異。

中國的現世主義是可佩服的。歷史上的事我們不說，單看種種店號的名字，如長發，高陞，……無一不是表現現世主義。不過中國文明沒有希臘文明愛美的特長，所以雖是相似，却未免有流於俗惡的地方。但是我們要了解希臘文明，也就不難了。

現在我來說幾句正經話吧。希臘文明很有研究的價值，尤其是在我們中國。這有以下的幾種理由：

- (一) 希臘文明是西洋文明的源流，欲了解現代的西洋文明不可不先了解希臘文明。
- (二) 希臘文明與中國文明比較接近，在二者之中求其異同，很是一件有興趣且是值得研究的事情。
- (三) 希臘文明於人生最適用，他的地位在各種文明中比較適中。
- (四) 讀希臘文可以訓練用思；中國文法簡單，涵義不多，讀文法較繁的文字，很可以造成多多構思的機會。所以我覺得中學校的學生全讀英文，全讀與中文文法繁簡相差不遠的英文

，還不如讀德法文好些。(朱俊筆記)

### 停滯狀態的中國文明(續)

朱俊

中國文明發達的過程，我們既已大略觀察一遍，現在我們要進一步探求「自我」觀念不能發生之原因，和中國何以沒有科學？

科學的精神是在求真，科學和迷信是絕對不能兩立的。科學是要腳踏實地切切實實的求出一種因果關係來，造成一種有條理的智識；迷信只是恍恍惚惚拿些不相干的事情聯在一起，誤認做有因果關係，或者空空洞洞造出些幻想，不加合理的考驗，便認做實在的東西。科學和迷信不能兩容，迷信盛了科學如何會發達？所以打破迷信是科學發達的第一要件。

科學的目的是要開闢人智的領土，不是僅以承受前人的知識為已足。科學的精神是在親自體驗，凡是別人的古人的知識決不可完全相信。所以科學對於古聖先賢的道理是取的審判官的態度，決不是隸奴式的服從。因此科學發達的第二要件是心靈的解放，——懷疑——和「自我」觀念的發展。

科學的目的是在探求真理，但是真理猶如不盡數一樣，決不會讓你發現完了的。於是懶惰的民族便存了畏難苟安的心思，以為「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逐無涯，殆矣！」在這種畏難苟安的見解之下，科學永不會發達。所以科學發達的第三要件是要有勇氣去發現。

具了這三個條件之後，還須要有輔助科學發達的研究方法。所以觀察(Observation)實驗(Experiment)都是科學發展不可缺少的條件，而邏輯認識論(Epistemology)也就因此成了所謂科學之學(Wissenschaftslehre)。這是不論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都所必需的，——換句話說，是要求得正確的有條理的知識所必不可

缺的東西。

這是很要緊的，因為我們由此可以看出病態的中國文明病源之所在，而可以對症下藥去醫治他。

我們把那方才說的四個條件做根據，來觀察中國的文明，可得以下的結論：

(一)中國上古時代本沒有多少迷信。中國古代文明的最大特色是不希冀虛幻的來世。但是不幸後來迷信的成分愈聚愈多，形形色色的神愈積愈多。於是一般老百姓的頭腦中不是中國固有的「天公公」「月婆婆」「雷公公」……，便是外來的什麼「佛爺」「菩薩」，「羅漢」……，不是一般附會穿鑿者流所造出的什麼「關帝」「文昌」「呂洞賓」「元始天尊」……，便是什麼「土地」「城隍」「東嶽帝君」「閻羅王」……，不是祭什麼妖魅狐仙，便是爭什麼風水龍鑑；不是鬧什麼請神求籤，便是鬧什麼算命扶乩。中國的迷信真是不一向足，中國的神祇真是五花八門，熱鬧極了！迷信只會束縛思想，閉塞聰明，減少研究的心思，抹殺真真的因果關係。迷信一至於此，如何能希望科學發達呢？

(二)中國上古時代，本沒有什麼定于一尊的學說。晚周羸秦之交，諸子百家紛起，文明的進步，駁駁然有一日千里之勢。不幸法家統治失敗，而諸子百家在法家得勢的時候，又橫遭摧殘。到了漢武帝以儒術治中國，於是文明的末運到了。先師大聖的言辭，是金科玉律，不容懷疑且無須懷疑。後世的冬烘先生們，動輒引先聖的成言，更無所用其心智。漢後二千年間學者的研究討論，更不外乎四書五經，和歷代的史事。這譬如一桶水，倒來倒去，總是這一點水，不但不會增多，且反有漸漸消失之虞。在這種奴隸成性的服從之下，遑言科學的發達？遑言「自我」觀念的發



展？「不懷疑」不會產生科學的，儒教這樣的束縛人的心智，如何能希望科學發達呢？

(三)中國民族本是一種知足，和平安于現狀的民族，(這也許是地理的關係使然)他們的求知慾望本來不算很高。更加之以「懶聖人」的教導，又經過了八百年理學家「在心性上做工夫」的浩劫，便養成了一種病態的苟安的民族。

懶聖人的教導說：知識是無窮盡的，而人生却是有限的，以有涯之歲月逐無窮之知識，是絕對不能成功的。他們不知道人類的知識，可以互相傳授，正不必件件須自己去發現。他們更不知道分工合作的方法，他們夢想不到專門研究的效用。他們退一步的自慰，自崇其所謂精神上的修養。他們不但不想滿足求智的慾望，併且常進一步的限制求知的慾望。所以他們常教人以「無爲」，以「絕聖棄智」，以「不識不知」。這一派學說的結果，便是深入於人心的「知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緬順自然」等等退却的心理。人以爲愛和平是中國民族的美德，我却以爲惟其愛好和平，纔喫帝國主義的大虧哩！

做向內工夫的理學家，又教人以「靜坐澄心」「物來順應」「頓悟」……等等口調。他們以爲向客觀世界去件件考察，是支離破碎，不是求知大道。他們以爲真理是整個兒的，一成不變的東西，有他獨立的存在，正無須向客觀世界去尋求。他們的所謂格物，不盡是格外界之物，大多是所謂「格吾心之物」。他們自欺欺人的提倡「頓悟」，至今講理學的人還相信，求知是有兩種方法：一是腳踏實地件件去考察，一是澄心養性努力做到「頓悟」的地步。他們以爲心澄到相當的程度，便無須件件去考察，自會物來順應，「天下事無不明」。這種白日見鬼的論調，真是「誰曾見來」！他們不知道真理是深藏在事物之中，你不去尋他他如何肯露面？

他們不知道自然最是狡猾的妖魔，你不去逼迫他他如何肯吐露真情？理學家的見解如此，無怪乎學問之愈趨愈下！清代漢學家的革命，也真是十分應該的了！

中國的文明經過了這兩次浩劫，求知的慾望被抑至於零度，發現的勇氣消磨殆盡。過去的運命如此，又無怪乎中國之沒有精密的知識呢？

(四)此外中國又沒有輔助科學發達的研究方法。觀察，實驗，演繹 (Deduction)，歸納 (Induction)，統計 (Statistics) 等科學方法，中國學者向來是不大注意的。晚周時代雖有名學，但未能造成完整的系統。當代的名學家如公孫龍之徒，又只以詭辯相尚，目的初不在整理知識。雖有一兩個學者大聲疾呼，要求人已兩益的辯學，但是這種聲浪終敵不過那五花八門的詭辯學家的聲浪，而終於消失在四周詭辯的空氣裏。到了始皇焚書坑儒，諸子百家所奏的成效統歸于盡，即此詭辯的名學也不免付之一炬。自後只有佛家的因明學，稍具邏輯的方法，但于日常生活上也不發生什麼影響。於是中國的學術，就這樣零亂的不邏輯的到了現在。我們試舉一兩個例來證明中國舊學之沒有邏輯的方法：

區分的原理 (Principle of Disjunction) 告訴我們，區分同時只能用一個並且只有一個標準。我們拿這個原則運用到中國舊學來試試看：「經」「史」「子」「集」是中國舊有書目的分法。我們看看這用的什麼標準，詩經本是一種總集，但是却歸在經裏。論語孟子更顯而易見是一種集語了。子書如韓非子荀子，……也不過是一種文集；而春秋左傳也無非是一種編年史。這「經」「史」「子」「集」四部的分法，差不多同時用了四個標準。凡此皆是代表極不合理理的極不邏輯的中國學者的思想。這還不算，也許可以說是分類的人的謬誤。最奇怪的是經過若干悠久的歲月，而竟沒有人表示不

備，表示懷疑，竟然至今還是遵從着！東方人安於現狀的服從性，於此可見一斑了。

我們再看一看鼎鼎大名的司馬遷史記。史記的列傳，到底也不知道是什麼排法。若說他是按照時代的先後，那麼屈原賈生不該同傳，而春申君白起王翦魯仲連鄒陽等傳，反排在屈原以前；而呂不韋，刺客列傳反排在賈生之後。吳王濞遠在張丞相（蒼）以前，但是却排在靠後。若說他以事蹟相似排列，則商君與李斯更可同傳，白起與蒙恬，齊楚魏趙四公子，更可以歸在一起了。若說他是以人為本位，更不該有匈奴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大宛等列傳，這還不算，或者可說是列傳原分有「人」「國」「事」三種。但是最不應該的是外夷（國）與漢室將相（人）的列傳錯列，而大宛列傳（國）排在酷吏與游俠（事）兩傳之間。凡此皆是表現史記組織不合邏輯的地方，皆是表現中國史學不合理的處所。

又中國的論文，講究的只是氣宇態度，詞藻音調。除晚周諸子的文章而外，差不多沒有什麼系統完整的邏輯的文章。所謂「氣宇闔正，洋洋大論」，是他們唯一的要求。他們視小心謹慎細密精微的西體論文為不足道，譏為氣概狹隘。教科書（Text Book）是淺薄的，是小學生用的課本。我們可以說中國的文章，差不多都是偏於文學的；邏輯的，系統完整的論文，竟然十無一二。以這種文章來應用到現代科學的記述或說明，如何能勝任呢？

（五）中國文明之不能進步，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乃是不好傳授。我們看見至今中醫門口掛的匾上，還有「秘傳真授」等等字樣。人類知識之所以能增長，全在互相傳授。不幸中國人喜歡保守秘密，有所發明總是珍寶般的藏守起來。即使真心從他學習，他也往往不肯盡心傳授，自己只有十分學問，他也只肯傳授七八。夫文明之所進步全在「先覺覺後覺」，自己走了一番冤枉道，發現了

一條捷徑，告訴後人切不可再走這條冤枉道。這樣人的理智不能解放，人類的心思才力纔不致迂迴屈折，墮墮于已開闢的舊路以內。即如諸葛孔明的木牛流馬，扁鵲華佗的內外科醫道；一不是人類理智的結果？然而俱不見傳。只因此不肯傳授的獨見，不知道犧牲了多少有價值的可寶貴的歷史上的貢獻。

大凡文明之所以進步全在幾種文明的因子互相接觸，互相激刺。正如社會上的個人，不有競爭不有激刺是不會上進的。正如一瀉千里的河流，沒有別的支流的匯合，沒有別的湖沼的蓄積，究不會洪大而通暢。中國文明的過程正如黃河的水流：河出龍門而下，別無遼遠的支流輸入，有的只有渾而濁的渭河水流；中國自中世而下，別無渾厚的文明分子加入，有的只有出世的印度文明。中國的地勢和西洋隔絕，中國文明到了中世而後，正如石器時代的歐洲土人，一樣的入于停滯的狀態了。

現在幸而東西交通，世界大同，西歐勢力東漸，西洋的文明亦與之以俱來。我們對於新來的和我們競爭的文明，表示十二分的歡迎與欣羨，從此我們又得一位高過我們的朋友，促我們進步，催我們醒覺。從前吾們所交的朋友都是劣於我們，我們不能多所獲益，現在可是也得到好的朋友了。燦爛光輝的將來不遠了，我們行將看見東亞大陸大開文明之花。在此新舊交替的時候，我們對於「開倒車」提倡什麼讀經的「輩頭」們，要竭力的反對；我們更在此提出下列的希望，大家努力去做：

- （1）輸入科學知識，實行教育普及，消廓積久的迷信。
- （2）努力於知所未知，聞所未聞；對於中國舊有的文明，除歷史的整理以外，不再作其他目的的研究。
- （3）打倒文學式的論文文體，提倡邏輯的，科學的白話文體。

庶幾科學知識得以發揚而流布。

這是我們對於治療中國文明的一些提案。

於此我們可以綜合批評中國固有的文明了。這系的文明來源確是很遠大，上流的河身確是很寬廣，兩岸可耕可種，河水可駛可航。在沃野千里的兩側，開過了不燦爛的文藝之花，結過了不燦爛的文化之果。但是不幸中流以後，經過的是乾瘠的沙漠，通過的是崇高的峻嶺。到了下流以後，河水還受了沙漠的餘毒，河身常常淤塞。而泛濫，而決口，而他徒。一條迂迴曲折一瀉千里的黃河便是我國文明前後歷程的縮影。我們希望此後把河身的淤積廓清，從星宿海的高原，輸來澄潔的晶瑩的泉水；在河身的兩岸，種植上外來的青青的森林。於是我們久患乾燥童然不毛的區域，便不患不成為綠野千里青葱可愛的原野了。

### 註

(一)必欲在歷史上找卓犖不羣的事蹟，則英挺的個性，有時亦自會打破一切網羅，而獨重自己的理性。如開諸子百家的先河，首創刑名之學的彭越，雖「尊如鄭君，不是其命；賢如子產，不是其法」。「不為君上緩節，不為聖賢改容」，「身雖不容於當時，而言或見是於萬世。」（見家大人中國古代文學史）周至三國文人列傳六十頁）其事見左傳定公九年。不過一民族的文明，當然以全部為歸，自不能以一二特出的例，遂謂中國文明至春秋末年已進至「我」的階級。

(二)祠天為天子典禮，故秦襄公祠上帝西時，論者多稱之曰僭。這完全由皇帝神權說（Divine Right of Kings）而來的，因皇帝奉天命，稱天子，故祠天為其特權。不知道民國的總統，為什麼還要祠天。

(三)騶衍的治學方法，由小及大，由近及遠，樣樣趨重實驗，所以他講地理也由附近四周講起，推而至於八荒；講歷史先由現世近世講起，推而至於洪荒，都很類似近世的社會科學方法。太史公叙他為學的方法，謂「……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述，大竝世盛衰，因載其禮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窮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應符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裊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也。」於此可見他的地理，乃是一種新式的記述科學（Descriptive science）；而他的歷史，說，似乎是指氣圈，「環」字似乎是說地是圓形的。

(四)晚周時代的名學，有「五勝三至」許多名目，公孫龍茶母子等詭辯學派，屬於「辭正」一派。史記平原君傳集解引劉向別錄云「……齊使騶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茶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騶子；騶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杼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也，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辯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弊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騶衍對名學的態度。他的名學的方法，是注重在

分別；名學的功效，是在整理知識，不在繁辭詭辯以相勝。使人  
與知也，不務相迷也」是對公孫龍一派的對症發藥，也就是名學  
的正鵠。人都以為騷衍是陰陽學家，其反對公孫龍是當然的事，  
孰知他亦正有他細密的名學。

(五)惠施的學說，散佚殆盡。莊子天下篇論其學派曰：「惠  
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南方有倚人焉  
，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雲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  
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  
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  
德，強於物，其塗隴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蚊一  
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我們看道家消極的思想對於  
惠子積極求知的批評，是很有趣味的。莊子的「此亦一是非，  
彼亦一是非」，發明「適」字，凡物各有所適，各在所適的範圍  
以內，尋其是非，明「是非」之不能一概而論。故「民涇寢則腰疾  
偏死，鼈然乎哉？木處則惴慄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  
？民食蓀蓂，糜鹿食薦，螂且甘帶，鷓鴣食鼠，四者孰知正味？  
援狙狙以為雌，糜與鹿交，鱸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  
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糜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  
哉？惠子的「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日  
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皆以打破常人一偏之見，明知識之範  
圍無限而人認識之能力有限。凡此皆近於近世之認識論，惟莊子  
以「道隱於小成」——普通所講的是非都在人知所及的範圍以內  
而人知所不及以外之是非無窮，遂萌退步之志，而譏惠子之

能為「於物無庸」。惠子則明知道無窮極，故「說而不休，猶以  
為寡」，這種孜孜不倦努力發現的精神，是何等的不可及！

譯詩

心裏要有太陽

孫博

心裏要有太陽， 無論風雨雪霜， 無論雲滿穹蒼， 地上到處戰場！ 心裏要有太陽， 所願可得完償！ 前途黑暗茫茫， 都可充滿光亮！	口要不時歌唱， 用快樂的調腔， 雖然鎮天苦况 使你失措驚惶！ 口要不時歌唱， 所願可得完償！ 最無聊的時光 失在烏有之鄉！	時刻要有良方 無論憂愁苦創， 常歌下面詩章， 可使快樂無央！ 「口要不時歌唱， 不要喪失胆量， 心裏要有太陽， 一切美滿無疆！」
--	--	---

小說

陳迹

瀛洲

(一)回想兩年前的我

今天是禮拜六，照例是一星期中最快樂的一天。因為明天是  
禮拜，所以今天的晚上不妨作點有意思的消遣，因為明天無須乎  
早起，所以今天也不妨晚睡一點。老實說來，星期六的晚上，真  
是我精神上的享樂時期呢！

今天用過晚飯，便打開「愛之結晶」，一張一張翻着看，消磨這岑寂的黃昏，「愛之結晶」，好一個名詞！啊，不如實說個「愛之創傷」罷了！因為一起始雖然熱烈，到底總不過是失戀的悲哀。「愛之結晶」差不多是一部戀愛失敗史，她的結晶祇是失戀的淚。

回想兩年前的我，是怎樣的安樂啊！那時既無所謂「戀愛」，更無所謂「失戀的悲哀」。我好像躲在花叢的深處，沒有被愛神發現。假如真能永久不被他發現，那是何等的幸福！但是，他能忘却我嗎？啊，我終逃不了他的箭傷！

不幸命運支配我，把我弄到C大學去求學，又不幸這個學校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早就男女同學；更不幸和我一同進去的，有不少的 Fraulein。那時我坦白的胸中，忽然有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感情；鑲定的腦海，憑空起了一種熱烈的波動。啊，我何嘗知道這便是所謂戀愛的萌芽呢！

C校六週紀念，青島劇中的「光明」，直直的把我的「愛情」叫醒。自然的流露，常在夜深人靜的黃昏，提起筆寫不成章的情書。鐘聲十二下，我便不得不間斷我的工作，放下筆潦草結束。那時精神上感到一種不可思議的甜蜜，毫不覺得困倦。經了幾許波折，流了若干苦淚，而所得的結果，仍不過是幾聲長歎。在感情極烈的時候，毫不覺得有失敗的可能；心中滿充着未來的希望，做那做不盡的黃金夢。蕙琴每次對我的微笑，便以為確有把握了。感情足以征服理智，可是誰說是錯的呢？「憂懼」「灰心」「自慰」「希望」；幾個心情，轉瞬似的在我的心頭轉着；而每次的終結

，總脫不了「懊喪」「灰心」。啊，這些可怕的傷人的魔鬼啊！……現在失戀的傷痕漸漸合攏了，而我又忙着新的戀愛了。從前對於蕙琴，是何等的確信，而終于失敗了；又何况你現在對於心影呢！吹，不要寫信了！你不怕再受挫折麼？「前車之覆，後車之鑒」，今天的消遣，也不白消遣了！

十四，十，三十一瀛洲。

(二) 荃妹明天的態度。

荃妹明天的態度，很是耐人尋味的一件事。

她接到我的信後，將起什麼感想呢？

當她功課完了，半盞燈似明似滅，感着離人的寂寞，黃昏銷魂的時候，忽然使女給她送去一封信。她乍一看見，一定是非常新奇，但是她一定會猜到是誰人的信。她的心弦劇烈的跳動，她的雙頰紅泛春潮，她的手顫抖着，急忙打開信封。她讀了，她深深的感動了，晶瑩淚珠落下意來了，她抽噎了，她茫然失所的哭了起來，洒那洒不盡的同情熱淚的。她一夜無眠，她一到天明便提起筆來作信，報告她怎樣的感動，怎樣的歡樂。她自從離開家園以來，一直遇見的盡是些失意的事，天涯作客，更有誰來安慰她；但是現在她也得到了慰藉了。她妝束着去上學，自古「女為悅己者容」，她一定打扮的閉月羞花。她看見了她的意中人，她給他深深的一瞥——啊，這一瞥，彷彿是表示無限的深情，彷彿是告訴昨夜的情愴；彷彿是表示欲言的神氣，彷彿是怨恨社會的壓制，又彷彿是告訴「我的信不久就要到了，你不要着急啊！」她的眼光低下了，她終是處女，她不惜久相注視，她已經臉泛桃花

了。……

十四，十一，二十，瀛洲。

(三)她也在注視我呢！

上課的鐘聲響了，她還沒有來！

我的心頻頻的跳着，籌算怎樣對她表示，並且怎樣接受她的表示。

玻璃窗中望出去，啊，她來了！我不敢細看，約莫見她是穿着她日常着的天青色長袍，她的額髮掠的更瀟灑了，迎着狂號的北風，絲絲在空中飛舞；她的大而且黑的眸兒，時時閃耀着。她圍着一條白色的絨巾，襯着天青色的長袍，托着玫瑰色的腮兒，越顯出她的風韻來。她的雙腕插入手袋中，夾着幾本洋書，兩肩微聳着。因為風大的緣故，她的眼簾不住的開闔着，活現出嬌小怯冷的態度來。

我的心跳動的更厲害了！

她進來了；但是我怎好一直向她注視呢！

講授開始了，我慢慢注視她的態度。啊，她是滿臉的溫柔，却又全副的秀雅。啊，不好，她也在注視我呢！她微笑了，她粉頰低下了，她的眼光轉了方向了，她終究是嬌怯的處女！

十四，十二，十，瀛洲。

(四)夜之幕看看垂下來了。

這一小時內變換的多快啊！恰好是垂暮的時候，整個的在路上看大自然的變遷。

晚風一陣陣吹緊，夕陽向天邊沉了下去，放出落日的光芒，映成無數道彩色的霞。一陣陣寒鴉「啞啞」地飛過太空，同時傍晚

的行人也默默地疾行過去。

夜之幕看看垂下來了，遠處的景物漸漸地濃麗，兩行疏柳中間，慢慢幻出燈光。到了第二院，啊，已經「萬家燈火」了！

院中是這樣的沉寂，南樓上一片深黯色，絕分不出窗櫺，只有意大利式的樓上，還放出絲絲的燈光，隱約傳來教授的聲音。

大講堂前的噴水池，也依樣的沉寂了！

辦完了一點不得不辦的事情，便轉過大講堂走到後院，一直向西北小舍奔來，啊，這樣小小的一間房間！可恨，玻璃窗上滿是塗着白色，只見滿窗的燈光，却看不見內部的情形！

我失望了，荃妹會不見了，垂頭喪氣，一步步退了出來。

走出了二門了，回想何不假作去找T姊呢！假使能因此而遇見她——荃妹——獨自一人，當着這銷魂的傍晚，直是幾曾遇得見的「今夕何夕」！決定了，鼓着勇氣，又復走了進去

滿院充斥着沉寂，小室內的燈光，依然在窗上跳躍着；其餘更聽不見一點聲息。

意大利式樓後的鐘響了！

推開門一看，一個窈窕的女郎，身靠着桌邊，面壁立着，正在念她的法文。啊，這時候，正是家家用飯，父子，夫妻，兄弟，姊妹有說有笑圍坐一桌的時候；而她却獨自在這樣一個靜寂的環境裏，這樣美妙的依着用她的功。啊，好一幅圖畫！

她被門鈴聲驚起，回轉頭來一看；我一轉瞬，露出十二分抱歉的神氣，起她的走開了。

荃妹雖然沒有找着，可是這一幅圖畫，也實足以感動我。

☆ ☆ ☆ ☆ ☆ ☆

歸途沿着小溪，隔岸圍牆內，人家花園裏的樹梢上，已掛着幾顆寒星；北風中，更送幾處遠巷的吠聲。

十四，十二，四，瀛洲。

## 通信

記者先生：

我們相信，中國現在的問題，不是黨軍能否統一中國的問題，而是黨軍幾時統一中國的問題。這並不是第一個人的觀測，而是一般日本青年所應當抱的觀念。這篇東西，即是日本公使館武官佐佐木中佐到南方各省，實地調查得來的報告，其中的意見本無什麼稀奇。但是日本官府方面亦注意中國的這種新勢力，則少可以值得大家的注意，茲特略譯其大概。

木村辰雄。

## 中國新興勢力的考察

一，革命軍建設的精神

簡單的說，革命軍建設的精神，是否認一切的帝國主義。所謂打倒帝國主義，並非訴於直接的手段以抵抗外國的帝國主義，乃是先把一切額外的軍閥打倒，然後去取消一切的不平等條約。他們以為「軍閥」是一種帝國主義的變相，所以中國的改造，非先打倒軍閥，是不可能的。

但是現在這種革命的思想，到底已經深入了一般兵士們的腦子裏沒有，是一個疑問。因為中國向來的軍隊，無論南北，大抵

都是流氓和乞丐的階級為合而成的，軍隊的行動當然一點沒有秩序，也沒有主義，他們連自己都不知因何而作戰。可是現在的革命軍，就完全不同了。他有種種特殊的情形，是從來中國的軍隊所夢想不到的。他們的基本軍隊當然是民國十三年在廣東設立的軍官學校學生（即現在所謂軍事政治學校的學生。此學校是民國十二年蔣介石到蘇俄考察赤衛軍的組織狀況回來以後，仿效俄國的軍官學校設立的。其修業期間，不過四個月，其教育方法完全以灌輸革命精神為宗旨。設有政治訓練部，以灌輸三民主義的精神，和軍事的教育，所以教育的期間雖甚短，然其教育的效果總是很大。學生的根底非常優秀。只就目下收容的五百學生而論，各大學畢業的占五十名之多，其他受過專門教育和中學教育的，自然是更多了。又從學生的省籍而論，亦決不是僅限於廣東一省，而包含貴州，廣西，河南，江蘇等省，所以簡直可以說，是各省優秀學生分子的匯聚；並且，這些青年學生都是士氣活潑，真不愧為青年革命家，對於革命事業是非常熱心，而且非常勇敢，一點沒有私心可言。所以攻圍南昌，佔領九江各役，革命軍方面能夠這樣地奏奇功，亦非偶然的事呀！

復次，革命軍的軍紀，也是非常嚴格。如有敗逃等事，就處之死刑。舉一個例子來說，現在的第一軍副軍長王柏齡（江蘇人，日本士官學校出身），曾當第一軍軍長，因此次敗戰退却，即刻被免軍長之任，降到副軍長的地位，而當時副軍長何應欽，反陸了軍長了。到如今，王柏齡的處分問題，尚未完全解決，還盛傳有將王柏齡應交軍事裁判，嚴重處罰之說，我們由此可以窺知

，革命軍的軍紀，是如何嚴格！

## 二，革命軍的特色

本來，在文明各國裏面，軍隊是國家直轄的，軍隊的動靜，都應遵着政府的命令。現在只有很少的國家（包含墨西哥，波蘭等國），尤其是中國的軍隊，反以驅使政府為常態。由此點看來，現在革命軍的地位，和其組織及編制上的種種情形，比較從來中國的軍隊，實有玉石的差異。

革命軍現在，所以有統一和組織的第一個原因，便是各軍裏，都設有黨代表，其權威實與軍長相等，關於一切黨務的進行，個個都有獨裁之權，藉以聯絡軍隊和政府並增加軍士的勇氣。第二個原因，就是無論總司令，軍長，連長，營長均由國民政府任命，所以軍隊一切的行動，都是和政府的意志互相一致。至少軍隊也沒有投降那一方的意思，像那北方軍閥的倒戈行為，實際上是不會有的。這許多軍事上，政治上的訓練，比較在我二年前駐廣東的時候，實在很有進步。

## 三，革命軍的戰略

中國自從前清末葉以來，已經經過許多的戰爭，可是這些戰爭，大半都是靠着武力決勝負的。至於一般民衆的受害受苦，都認為一種家常便飯，簡直不值一顧。

但是，現在的革命軍戰略，是大大不同了。是以巧妙手段，宣傳他們的主義來替代作戰的武器。以軍隊和民衆赤裸裸的接近，謀求民衆的組織，共同抵抗敵方。這種以宣傳主義，作為作戰方略，在中國軍隊的戰爭中，從來未曾有過。而此次，革命軍

採用此類接近民衆的戰略，其影響於勝負的結果，亦是很大。

## 四，革命軍的將來

無論什麼事，在現在而批評將來的結果，是很困難的一件事。但是對於中國的這類新勢力，無論他是中國人，是日本人，不能不承認他的勢力與中國的將來確有密切關係。現在許多人，僅以革命軍聘用俄人一事，立刻斷定是廣東赤化，又說，國民政府一切的政權，都在俄人的手中。但是我們親自到廣東觀察的結果，就曉得這些俄人的地位，是純粹一個顧問的資格。他們俄人，若說辦理實務，不但在言語上而且在風俗習慣上，亦難免有種種的不便，實際上終究辦不到。所以什麼藉口財政，軍政，政權等等的大幌子，我們實在是找不着。

我現在很希望，我們日本的當局和人民，特別注意這種中國新興的勢力，不要為人所迷惑，認定他們是赤化。

## 現代評論第五卷第一百〇五期目錄

時事短評

武漢消息(文)——英國對華外交新活動(純)

政治大變動和外國承認問題

汎太平洋科學會議的迴顧

外僑在華租購土地問題

孤女(小說)

憶夢華(詩)

通信

北京社會運動與基督教徒

日本的文化侵略

浩 徐

任鴻雋

梁明致

王世杰

胡也頻

許仕廉

執 無